



小虎傳

隋发升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胶东黄海沿岸的青虎区，我卧虎队的张川虎、姜海虎、李云彪等人，打入敌人内部，与日伪顽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斗智斗勇，闯过了伪乡长李云龙设置的美女关，险破敌人密布的金钱计，危急关头巧除叛徒，建立、发展并巩固了“灰色政权”，有力地配合了胶东的抗日战争。

这部作品，还写了在“一一·四”革命暴动失败后陷入妓女生涯的红牡丹，在我地下党员张川虎启迪、教育下，又重新唤起生活的希望，燃起了斗争的火焰。为离间敌人，制造摩擦，获取重要情报，她不惜数次失身。最终，她找到了失散七年的未婚夫、我区委书记杨波，但未等相聚，在解放前夜壮烈牺牲。

本书情节曲折惊险，富有传奇色彩，语言也生动流畅，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卧 虎 传

隋发升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莒县印刷厂印刷

潍坊厂华光III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375印张 2插页243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830

ISBN 7—5329—0089—4

I·80

统一书号 10331·334 定价 2.45 元

目 录

第一回	李前风头挂旗杆顶 船田洋面定钓鱼计	1
第二回	姜如烽步步入陷阱 李云龙层层放长线	16
第三回	打伪保长合法夺枪 震伪乡长约法三章	31
第四回	李家院姜海虎荐贤 青虎庄李云龙取经	44
第五回	琼浆艳女美人计 贪恋美酒诱魔气	58
第六回	狐光魔影大德利 刀光剑影宴会厅	67
第七回	张川虎隐进大红伞 李德风操办武术队	84
第八回	暗夺权川虎砸权房 明选举海虎当保长	94
第九回	红牡丹结拜同命人 张川虎义救图圈女	106
第十回	卖身胭史孙莉花 痴情私会张川虎	117

第十一回	李德风虚邀告诬状 张川虎实领灌丑汤	127
第十二回	四窝头外求杀手锏 张德志袖藏鸳鸯刀	139
第十三回	张川虎巧打四窝头 姜海虎计闹秦毓堂	150
第十四回	李德风死而复生 红牡丹坦露恋情	159
第十五回	姜海虎驱虎吞狼 李海光作茧自缚	175
第十六回	红牡丹巧设离间计 李云龙险做刀下鬼	189
第十七回	程汉卿敲诈李云龙 红牡丹身缠李海光	205
第十八回	姜海虎酒漏拉驴队 李海光大闹李家院	220
第十九回	姜如峰酒店灌叛徒 红绣鞋门前挂奇尸	234
第二十回	辛松斋意夺大队长 李进风扬威卧虎庄	248
第二十一回	红牡丹思亲心切 卧虎队关门打狗	260
第二十二回	辛松斋大发淫威 姜海虎奇谋狼撕	272
第二十三回	日本鬼化探卧虎队 张川虎智整伪乡长	282

第二十四回	张川杰堕入美人计 张川虎明行锄奸策	295
第二十五回	红牡丹啼笑难眠夜 杨书记想思梦中会	311
第二十六回	妙打扮计调李云龙 借良机幽会王淑凤	322
第二十七回	李云龙逃命卧虎庵 特派员视察梅花阵	336
第二十八回	杨书记奇拜金兰谱 红牡丹血洒迎海楼	347

第一回 李前风头挂旗杆顶 船田洋面定钓鱼计

公元一九四一年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弥漫村庄和山野的雾霭正在徐徐消散。伪保长李德风偕同两名乡丁，慌慌张张跑进李家大院，奔上仙人岛的迎海楼，敲着门，话不成音地喊：“大叔，我大兄弟出事啦！”

李云龙开了门，一听他儿死于非命，头挂旗杆顶，“啊呀”一声一屁股蹾在门里，脸如白纸，眨巴着眼睛嚎叫：“塌天啦，老天爷！”随即昏厥过去。

……躺在镶有三面如意宝镜的檀香木床上的李云龙，渐渐苏醒过来，暗自思忖：我成天“防共、限共、溶共”，到头来竟把共产党防到我自己头上来了，朝我开上刀啦！他把李前风带的两个护兵叫上楼，眼睛一咋巴，哭咧咧地吩咐：“你俩速速返城，向秦司令和边田太君报告，快派人来卧虎庄侦破这桩共党凶杀案，务要捉拿凶手是问！”他一眨眼，又对身旁的李德风说道：“快让乡丁敛起大少爷的贵体，你哪，骑上大少爷的马，快到刘家集去告诉二少爷，叫他带着骑兵班赶紧回来！”李德风应声下了迎海楼，走出仙人岛。

这仙人岛方圆有五亩地大小，周围挖有十步宽、一人深的荷花池塘水壕，底部是水泥灌浆，填了一尺深的土，两侧是石头勾缝。水里遍是荷花、浮莲，红色的鲤鱼游来游去，壕的内

壁又从地面砌起一人多高的围墙。进岛的大门，白天设岗，晚上十点钟上锁。过了门就是三十步长的青砖甬道，两侧是冬青护栏，道尽头东侧便是李云龙和他大儿媳住的迎海楼，西侧是客室。小楼和客室后面的三间平房，住着园工花匠和贴身佣人。小楼和客室的前面布设着各种形状的花坛，花坛间有规律地排列着十几棵伞形的杉松，每棵树下都挂着个鸟笼子。因此百姓传传着说，卧虎庄的仙人岛，一年四季鸟语花香。

然而今晨的仙人岛一失往日的幽静，杂沓的脚步声中还夹着女人的哭叫。年过六旬的卧虎乡伪乡长李云龙也失去平日的威风，他欠起修长的身子，哆哆嗦嗦地下了檀香木床，拄着文明棍，耷拉着脑袋弓着腰，步履艰难地走到阳台上。透过淡淡的晨雾，眺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卧虎庄。

卧虎庄是个四百余户的海滨渔村，它背山面海地屹立在卧虎湾的东南端。背后是高大的卧虎岗，岗势峭壁嶙峋，灰葛葱茏，巍巍壮观，形似虎背。东西两端各向南伸出一道岭，东是卧虎岭，西是伏虎岭。这卧虎岭犹如虎颈，而伏虎岭又好象虎尾，将十里方圆的六个村庄紧紧地环抱起来。除了卧虎庄和卧虎沟，其余四个庄子的背后都拉起一道南北方向的山丘，与卧虎岗相连，仿佛四只虎腿，四个庄子就象张开了的四只虎蹄。湾的东北部是虎牙屯，中部是迎虎庄，西北部是助虎庄，西部是伏虎庄，钻在伏虎岭沟沟里的便是虎尾沟。不知哪辈的风水先生借题发挥，说卧虎庄是虎头，卧虎湾是大禹治水留下的一条卧虎，在暗暗监视着东洋大海里的龙王三太子，防他兴风作浪，危害黎民百姓。

青烟路和青威路的主干线，从卧虎湾横穿而过，西通县城，东连八里远的鬼子据点金银港。卧虎河从北向南穿过卧

虎岗中部的断层狭谷卧虎谷，蜿蜒流进湾来，向东南擦着卧虎庄，经过二里长的一片浅滩，从一道南北向的绝壁卧虎崖，进了黄海。卧虎庄的东南二里远，平铺着一片金色的沙滩——金银滩，三里长，一里多宽。活海季节，几百家打渔铺子就搭在这道滩头上。滩外是鸳鸯葫芦式的小龙湾，西南方的出入口是一个细细的卡脖，东是黑虎嘴，西是卧虎崖，遥遥相对不过半里地。因为这里东是小龙湾，北是卧虎河，所以被称为汇龙口。它北面里数路的岩岸，是个小小的船泊汉子，名曰龙门口。背后紧接着是一个拔地而起三十九丈高的险峰陡崮，好象一把入鞘的灰褐色宝剑插入云端。上下绝壁，有的地方凌空突出，好象要崩塌下来；有些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藏有岩洞。崮身青苔相护，水滴淋啦，四周的缝隙里，生长着簇簇青松，和些枝桠弯曲的野生杂木。顶端立着一座古老的龙骨庙，皑皑白光，四方映照，遮住了与汇龙口的视线，这便是望海楼，卧虎湾第一大奇景。爬上望海楼向南远眺，只见沧海无际，烟波浩淼，海鸥飞翔。小龙湾里海浪打不进，北风吹不起，一年四季犹如一面鸳鸯水晶宝镜，安谧恬静地迎着蓝天，形成了黄海边上一个良好的民用港湾。

然而卧虎乡的壮观奇景被晨雾笼罩着，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了。李云龙收回视线，喘了口粗气，心里骂道：“妈的，共产党真是胆大包天，竟敢骑在老虎头上剜眼睛！”他仰起脸，象呼唤苍天似的，心里喊道：“你快回来呀，进风！”

李云龙的二儿李进风，是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十六旅旅长秦毓堂的铁杆亲信之一，排号第十八名干儿。他当连长四五年了，队伍投降日本鬼子后又改为中队长。他从去年就驻

进卧虎湾东北面十里路的刘家集，成为边田和秦毓堂阻挡飞虎队向西发展的前哨基地。他个头不高倒挺墩实，三十上下岁，眉宇舒展，面阔口大，一口金牙，但长了一身白肉、白发、白眉、白胡子茬，因而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白公子”。他听了李德风的报告，眼睛一瞪，跺脚就骂：“操他血娘，共产党真要翻天啦！”唰地拔出了左轮手枪，带着骑兵班出了据点，向西过了小龙河桥，顺着乡村大道，朝南一溜烟奔向卧虎庄。

十几分钟之后，李进风便穿过卧虎谷，来到关帝庙前，气急败坏地朝着旗杆顶“砰砰砰”打了三枪，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抢到家门口。下了马，扔掉缰绳，他带着个随从急奔仙人岛。呜呜呜，他隐隐听到嫂子的哭声，怒冲冲地抢过长廊鸳鸯桥，来到客室。只见地上放着口大红棺材，上面盖着红绫子。他嫂子红牡丹跪在棺材头前，拍打着棺材哭号。他走过去一掀红绫子，只见李前风仰面朝天地躺在棺材天上，龇牙瞪眼，脸色煞白，头和脖子用麻绳缝合在一起。他心酸地一跺脚，“哇”的一声蹲了下去，抱头就哭。突然，他呼的一声站起来，一跺脚，抬起袖子把眼泪一抹，拔出手枪冲出客室，站在鸳鸯桥上朝天“砰砰砰”又是三枪。

枪声把李云龙从寝室里唤出，他在阳台上气无力地喊起：“进风，快上来。”

噔噔噔，李进风脚底生风上楼后，便同父亲进了寝室。室内的桌几上放着两条醒人眼目的标语，一条上写着“大杀汉奸，大杀汉奸，汉奸是心腹大患！”另一条上写着“共产党抗日救国，谁敢投敌反共害人民，李前风就是样子！”落款都是“飞虎锄奸队”。李进风皱着眉头问：“这是从哪里来的？”

“是李保长从旗杆上揭下来的。”李云龙声悲音凄，眨巴着

发红的眼睛对儿子道：“没有家鬼，引不进外祟来呀！”

李进风气得把楼板跺得咚咚响：“你成天鼓捣十甲连坐，跟着九头狐狸叫喊‘防共、限共、溶共’，能了半天，是干打雷不下雨！到头来把我哥也赔上去啦！”

李云龙本来就心焦如焚，让他二儿子这么一吵嚷，更是火上浇油，他火了，干瘦如柴的手一拍桌子，眨巴着眼睛道：“你嚷什么！你爹我不知道杀人痛快吗？可现时你抓谁杀谁去？”

抓谁杀谁，李进风的确没有目标，他把军帽往桌子上一甩，一屁股坐进椅子上，鼻翼忽闪着，两眼咕噜噜地打起转。

一会，他猛然站起来，恶狠狠地说：“俺哥活着的时候曾怀疑过姜海虎和张川虎是共产党。当初穷小子们闹暴动，他俩蹦跶得挺欢，我就起过疑心。你看姜海虎，他能说会道，船行八面风，心胸刁钻。你再看张川虎，他最能拉人，仗着他的汉子头硬实，手下有一伙穷小子。干脆，把他俩捉起来算啦！”

李云龙哭丧着脸道：“咱无凭无据地乱抓人，众心能服吗？何况这两个人又有众望。”

李进风气势汹汹地：“同他们讲什么真凭实据，只要象，就把他们先提起来！谁要敢出来蹦跶，我就崩了他！”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况且你能把他们抓尽杀绝吗？”李云龙的心情镇定下来，他抓过桌子上的水烟袋，坐进了太师椅，不紧不慢地说，“过去咱们虽然狠狠地整了他们三次，每次都是枪打出头鸟，可是卧虎庄的共产党并没有被根除。这可是火烧芭蕉心不死啊！”

“不死咱们就连根拔！连根烧！”

“拔谁？烧谁？”

“那我哥哥的仇就不报啦？”

李云龙咕噜了一袋水烟，麻瞪着眼睛，慢悠悠地说：“咱看看县上谁来为你哥送葬，若是来了大人物，咱就在家里告上；要是上面敷衍咱，就等给你哥过了头七，咱爷俩上县去找你干爹，再去见边田太君。这一次，咱要花上点本钱，不遗余力，非向卧虎庄的共产党下死把不可！”李进风恨得咬着牙根，要去砍倒旗杆，李云龙摆着手阻止道：“今后对付卧虎庄的共产党，咱要文武并用，刚柔相济，要做到脸不变色威不露，人马不动刀枪来。”

翌日午后，县城来了三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是秦毓堂的特务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张德志，带着护兵；另一个是驻县城的日本鬼子大佐联队长边田的翻译官，与李前风生前是同等身分。他们分别代表秦毓堂和边田，来悼念、殡葬李前风的。第三天出殡时，结果只翻译和张德志的护兵参加了送葬扶棺仪式，而张德志却托病在家没有露面。

其实张德志无病缠身，他正借此机会向我地下党员姜海虎汇报工作。他是中共卧虎庄发展的党员，三年前，地下党把他从卧虎庄送到蓬莱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调他进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后来，我党通过内线关系，他带着执照，打入了秦部。秦毓堂对他非常赏识，不久就让他当上了特务大队的小队长，后来又晋升为中队长。这次秦贼所以派他来参加李前风的葬礼，一则让他顺便回家看看，二则探听一下卧虎湾一带共产党、飞虎队活动的情况。由于我地下党的一个情报转接站被敌人突然破坏了，因此他只有利用殡葬李前风这个空隙找姜海虎。所以他托病在家，打发护兵替代他去了。

而李云龙对此极为不满。长子李前风为日本人卖命丧生，结果是人死情去，等来这么三头大蒜，连日本人影子都没见！他心里忿忿不平，可冷静下来又一想：人死不能复生。眼下还得勾住日本人，只有靠着“大东亚共荣”这棵大树，二儿才能官运亨通，地盘、权势和家产才能保牢，才能有力地对付共产党。到了第八天，他穿着蓝绸长袍，青缎马褂，戴着咖啡色礼帽，鼻梁上架起金丝蚂蚱眼镜，鼻孔下蓄着两绺小日本胡，贴身别着左轮手枪，两手套上细白的手套，双脚蹬着双脸靴子，打扮得非马非驴。上了轴子，两个乡下跟着，出了卧虎谷，来到刘家集据点。吃过午饭，他同儿子李进风一齐上了路，直奔县城伪旅部。

秦毓堂为了应付“抗八联军”北调的战事，正在召开属下头目的作战会议。他要遵从赵保元的指令，率部北上，阻止八路军向榆山一带进展，因此忙得直到吃晚饭时才回来匆匆接见了李云龙父子。

秦毓堂五十多岁，一副大长脸，一双大眼睛，高个头，粗肩膀。他一进屋，李云龙就哭咧咧地道：“兄弟呀，你大侄子以身殉国，死得好惨哪！”眼泪汪汪地歇在椅子上，双手抱头呜咽起来。秦毓堂瞄了一眼李云龙，淡淡一笑，想安慰他几句，但话未出口，随着一声“报告！”李进风从外面闯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乡丁抬着樟木箱子。

“孩儿叩拜干爹。”李进风要下跪行礼，秦毓堂摆摆手：“免了。行伍人不讲雅礼。”他两眼盯着樟木箱子，脸上有了笑意。

李云龙这时收住哭声，起身上前双手握着秦毓堂的手，满面泪痕：“大小子离开人世，你老哥哥心里难受啊！这些都是他生前珍爱的东西，我保存着也无用，随身带给您，全当添杯

茶吧。”

李进风指挥着随从，打开箱子，把礼物一件一件地摆在桌子上：金条八两，银元五百块，虎皮褥子一床，貂皮大衣一件，烟土二斤。

秦毓堂一见此情，心里既高兴又纳闷：碍于亲家七八年，还从没见过他送这大的礼，莫非这内中有什么关节？就假仁假义地道：“大哥有事吩咐就是了，不必这么破费。”

“就因为不是外人，我才找你呀。”李云龙擦干了眼泪。

秦毓堂坐进圆桌旁的椅子上，打着“哈哈”朗朗地道：“大哥就直说吧，只要兄弟能办到的，我一定从命。”

李云龙从怀里掏出一支崭新的象牙烟枪，瞪起老眼喝斥李进风：“你干爹为皇军和党国操劳，还不快端过烟泡来给他解乏驱劳。”

李进风喊了一声，从里间走出了胭花少女，由护兵陪着，托着个琉璃烟缸，盛着个快烧好的烟泡。少女陪秦贼上了小炕，轻巧地从琉璃缸里挑出烟膏，递上烟枪。秦贼蜷缩着身子，象小孩咂奶似地猛吮烟嘴。

吸完烟，秦毓堂精神抖擞地跳下炕坐进椅子，手一挥，道：“有事大哥就吩咐吧。”

李云龙叹了口气，咔巴着眼睛说：“本不该来打搅兄弟，可您大小子被飞虎队谋害啦，我就剩下你跟前这个二的啦，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块材料。”

秦毓堂眼珠一转，惊疑道：“怎么，他在我跟前，大哥还有不放心的地方？”

“哪里哪里，我一百个放心。我要他一生一世，为兄弟创立霸业赴汤蹈火。当然还希望兄弟多加栽培。你看大小子虽

然能效忠帝国皇军，可手无兵权，终久半途夭折啦！有朝一日，若能叫你二小子带上个五百六百的，这军饷供应，决不用兄弟操心。”

“哈哈……转来转去，大哥是唱二小子的戏！二小子带兵有方，行事果断，魄力又足，届时我会重用的。”

李云龙心里有了底，接着又道：“您大小子被飞虎队所害，我想在卧虎庄必有内应，咱可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呀！他们这一手不但是给兄弟您推行‘十甲连坐’眼色看，而且也是往兄弟脸上抹黑呀！”

秦毓堂被他激得“嗯”了一声：“是啊，蹭起我的头皮来了。大哥有甚高见？”

“恕我多嘴。愚兄之见，‘刨树刨根，治病治本’，以往咱们对卧虎庄共产党的几次‘清剿’，所以不能根除，漏子就出在治病没治到根子上。这次，我想咱采取明暗两手……”李云龙正说着，副官进来请他们吃饭。秦毓堂拉着李云龙，叫上李进风，向客厅走去。

三杯白兰地下肚，秦毓堂便红晕扑面，眩性大作起来。他“呼啦”一声起了身，一只脚踏上椅子，把大肚皮跨地一拍，浓眉上那几根长毛抖了几抖，露出了争雄一方的霸道气，道：“共产党把我撵出昆嵛山，得亏皇军卖给我这一点落脚之地，我才得以存身立业。对于‘剿共’，我是不遗余力！大哥说的两手，兄弟诚望指教！”

李云龙咔巴着眼睛，把没啃完的鸡腿放在盘子里，打了个单刀直入的手势，说：“一手是硬的，一手是软的。硬的是派兵进驻，公开弹压；软的是特工暗探，力求打入共产党内部，摸清底细，一网打尽！”

秦毓堂眉飞色舞，把桌子一拍：“好，老兄高见！”可他的嘴突然间一哆嗦，又连连摇头，坐进了椅子，“这硬软两手眼下都够呛啊！边田太君把手下的特工人员全拨给了我，我把他们都撤向匪区去啦。军队也派不得，赵司令的午报会议，决定由我独当一面，包打南线。前天又电促我北上，决定各路指挥会师于榆山，阻住共军的南犯。当前，我要分兵，万一战事失利，那时咱就全砸锅啦。老兄，咱可不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呀！我看，还是以全局为重吧！”

李云龙苦笑了一下，说：“兄弟所言极是。卧虎庄的共产党就是为了八路军西犯又南下，他们才敢同飞虎队勾串起来兴风作浪，趁机捣乱。”

秦毓堂沉思了一会，便道：“这样吧，大哥，为了保存进风的势力，维护我腹地东侧的安全，又能兼顾家里，他这次就不北去啦，留下来原地驻防，以对付飞虎队的渗透。至于用软的一招……”他话锋一转，“前些日子，为侦缉全县地不共产党分子的活动案，我曾亲自见过边田太君，当时决定共同组织一个特工队，由大侄任队长。大侄殉职，边田太君才决定由我确任李海光任队长，可此人又过于倾向日本人，请他出山秘密侦破，恐怕需要边田太君帮忙了。”

李云龙巴不得见到边田，就喜眉笑眼地道：“那就烦请兄弟引荐吧。”

“好，大哥稍等，我先打个电话。”一会，秦毓堂面带笑容地从卧室走回，“不巧，边田太君去青岛开会，我向他打通了电话，他叫我领你去他接待室，与船田洋中队长相见。他说，为了策应‘抗八联军’，加强对卧虎湾一带的镇守力量，船田洋不久即率部去金银港驻守，要你们今晚好好谈谈，共拟灭共大

计。船田洋是边田的学生，曾受到边田的特工训练。他这时正在与边田太君通话呢。”

“失礼，失礼！让太君久等啦！”秦毓堂见全副武装的船田洋，两腿叉开，威严地站在客厅房檐下，慌忙道歉。而李云龙不敢正视，只用余光看了一眼颧骨突起，眼睛凹陷的船田洋，满面堆笑地摘下礼帽，行了个九十度的大鞠躬，然后自报门户：“李前风父亲便是鄙人。”

船田洋面无笑意，脖子僵硬地一点头，回身进了客厅。

客厅高吊着汽灯。李云龙尾随秦毓堂，战战兢兢地迈着碎步走进。落座后，秦毓堂一使眼色，李云龙便欠起身子冲船田洋说道：“太君礼贤下士，专为鄙人升厅接见，在下诚惶诚恐，不胜感激之至。鄙人为长子丧于飞虎队和卧虎庄共产党之手，特来拜见汇报，并随身带来一杯茶礼，以表鄙人对边田太君的敬意，敬请船田洋太君代为笑纳。”李云龙说罢，李进风同抬着樟木箱子的随从先后走进，当厅打开箱子。李云龙接过传上来的礼物，一一敬献。

船田洋命部下抬走厚礼，重新坐下，目不斜视。“边田大佐刚刚来过电话，命我告诉你，大日本北支那派遣军驻青岛旅团司令官对李先生之子李前风忠诚帝国伟业的表现十分满意，对于他的不幸遇害，表示深切哀悼。我授命代表帝国华北派遣军冈村宁茨将军，为表彰李前风的功勋，特授于你一枚天皇三级勋章。”船田洋说着，站起来一个立正，秦毓堂和李云龙摸不着头脑，也跟着起身立正站好。“愿你保持荣光，为帝国‘大东亚共荣’的成功，消灭共产党的八路军、飞虎队建立功勋！”船田洋从皮夹子里取出一枚勋章，郑重地佩戴在李云龙